

共三十二

三后

神惠王后柳氏

莊和王后吳氏

神靜王后皇甫氏

義和王后林氏

文恭王后朴氏

獻肅王后金氏

文和王后金氏

元成王后金氏

元惠后金氏

彙

纂

麗

史

十

德寧公主

明德王后洪氏

薊國大長公主

齊國大長公主

敬順太后金氏

恭肅王后任氏

文敬王后李氏

明懿王后柳氏

思肅王后李氏

順德王后李氏

魯國大長公主

諸院妃傳

淑昌院妃金氏

慶華公主

禧妃尹氏

銀川翁主

惠妃李氏

益妃韓氏

定妃安氏

慎妃廉氏

宗室傳

平壤公基

齊古公情

大寧侯曠

襄陽公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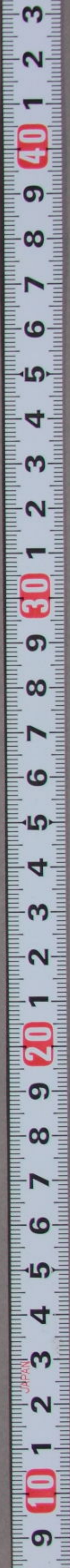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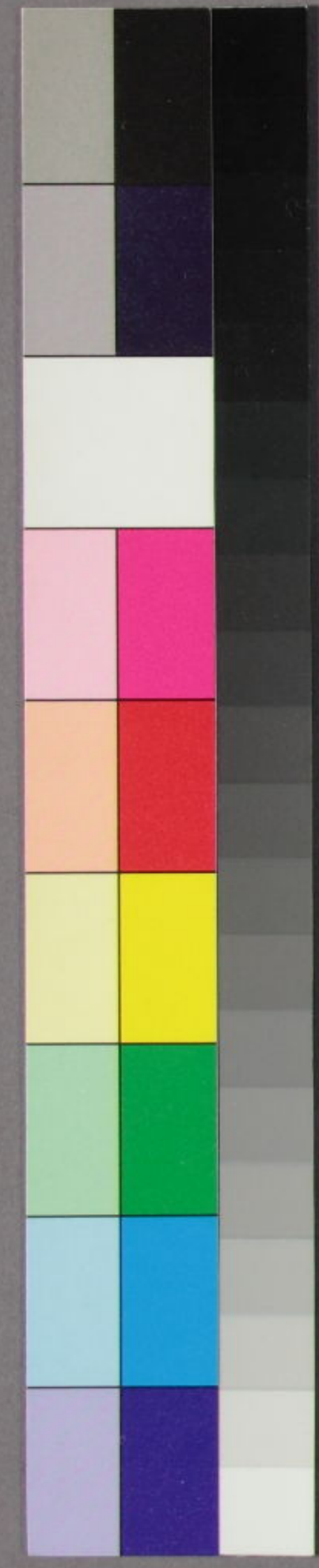
順古公琮

潘王暲

辛庶人傳

福昌

U 6
4062
10



門 9行 6
號 4062
22-10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

王后



嗚呼易基乾坤詩首關睢夫婦人倫之始風化之原
國家理亂罔不由之可不慎哉歷攷中朝東國帝王
家法之不正未有若高麗之甚也麗王氏嘗謂王族
至貴不可與羣下交配王氏自相通婚定為一代之
制往往以公主正位中壺諱稱外姓其瀆亂人紀淫
穢宸極可謂甚矣國統不即勦絕迄五百年而亡者
特幸耳春秋書吳孟子卒譏取同姓也吳與魯屬疏
矣春秋猶譏之况於至親之間乎傳曰同姓之婚子

孫不蕃王氏滅絕無後豈非天道也哉今輒依經旨以姑姊妹近屬冊后者皆削而不書亦春秋爲中國諱之義也嗚呼可不監哉

太祖神惠王后柳氏三重天弓之女天弓貞州富家也邑人稱爲長者太祖爲將軍引兵過貞州息馬古柳下后立路傍川上見其有德容問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太祖因至宿焉女家饗一軍甚豐以后侍寢旣還絕不相聞后誓不嫁剃髮爲尼太祖聞之召以爲夫人弓裔末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詣太祖第將議廢立不欲令后聞之謂后曰園

中豈有新瓜乎可摘來后覺其意出從北戶入帳中竊聽之於是諸將遂言推戴之意太祖拒之甚堅后遽從帳中出謂太祖曰舉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奮發況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卽位太祖十六年後唐明宗遣太僕卿王瓊等來冊后官告曰能從夫以貴者是爲宜其家矣封邑之制彝典所垂俾增伉儷之光以稱國君之爵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高麗國王妻河東柳氏內言必正同獎固多贊虎幄之嘉謀保魚軒之寵數輔成忠節諒屬柔明爰降殊榮載踰常等勉助勤王

之志是謂報國之規可封河東郡夫人薨諡神惠王
后祔葬顯陵

莊和后吳氏羅州人父多憐君世家州之木浦多憐
君娶沙干連位女德交生后后嘗夢浦龍來入室中
驚覺以語父母奇之未幾太祖領水軍出鎮羅州泊
木浦望見川上有五色雲氣至則后浣布太祖召幸
之宣于寢席后心動有娠生子是為惠宗面有席紋
世謂之禰主常以水灌寢席用大瓶貯水洗臂不厭
真龍子也年七歲太祖知有繼統之德恐母微不得
嗣位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后后示大匡朴述熙揣知

其意請立正胤后薨諡莊和王后

神靜后皇甫氏黃州人太尉悌恭之女生戴宗及太
穆王后封明福宮夫人成宗二年七月薨成宗早喪
宣義太后鞠於后故哀慕盡禮率百僚臨殯殿上諡
曰神靜大王太后冊文曰德侔附寶功比姜嫄曾表
異於手文亦炳靈於胎教端逢聖祖始卜好速膺妙
選於六宮贊昌基於庶政克修婦道爰備坤儀節儉
之風行乎閨闈箴規之義播在朝廷密贊鴻業宴仗
賢謀旋屬駕在商山天崩杞國發居四紀鞠育諸孫
名在景鍾事光彤管顧惟眇質早遘閔凶蓋因撫養

以至續承豈期太史書氣靈臺正稷松齡未享蘭質
俄捐魚軒靜芳鑑殿並空十亂缺方百身難贖九族
茹靡依之歎衆民含罔極之悲今則遠日已臻玄宮
欲闕啓殯堂芳殮儀必備仍泉隧方窆具將加特命
禮官教徵茂實考前芳而累行表徽號而易名今遣
某官某謹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葬壽陵文宗十年
加謚慈景冊文曰鸞石開祥鳩洲協德張家成國內
申弼贊之勞翼子謀孫苟及慈和之訓嬪風載寔王
化由宣所以契二儀合配之尊處百代不遷之廟臣
仍叨慶系彌注孝思奉羣序以合升執薄羞而親饋

屬茲龜獻仍益鴻稱謹奉冊加上尊謚曰慈景

惠宗義和王后林氏鎮州人大匡曦之女太祖四年
冊惠宗爲正胤以后爲妃生興化君薨謚義和葬順
陵

定宗文恭王后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薨
謚文恭葬安陵

景宗獻肅王后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女也薨謚獻肅
祔景宗廟

成宗文和王后金氏善州人贈侍中元崇之女稱延
興宮主生貞元王后顯宗二十年封爲大妃

顯宗元成王后金氏安山人侍中殷傳之女生德宗
靖宗仁平王后初顯宗南幸州縣官皆竄匿往往構
亂次公州殷傳爲節度使備禮郊迎王嘉之及賊退
還至公州后製衣以進仍納之稱延慶宮主尋冊爲
王妃

元惠后金氏亦殷傳之女生文宗孝思后稱安福宮
主顯宗十三年卒諡元惠十六年追贈王妃

文宗仁睿順德王后李氏仁州人中書令子淵之長
女號延德宮主文宗六年封爲王妃冊曰咨爾延德
宮主李氏含章有順飭性無虧覆以玉衣早膺嘉瑞

貯之金屋亮協幽求爰將五可之稱來演六官之慶
葛覃之詠采著於睦和蘭夢之徵誕彰於蕃衍執組
紉之妙致景慕共姜蹈閨壺之令猷思齊太妣顧惟
弘懿宜示正封遂頒命於鸞銜俾加榮於翟服今遣
使其官某持節備禮冊爲王妃后生順宗宣宗肅宗
及常安公琇金官侯丕卞韓侯悒樂浪侯忱宣宗三
年冊封爲太后諸道皆表賀州縣並獻布十萬餘疋
七羅亦來賀獻方物九年九月薨于西京歸葬戴陵
后好佛初國清寺願銀書瑜伽顯揚論至肅宗乃成
宣宗思肅王后李氏仁州人工部尚書碩之女號延

和宮妃初宣宗爲國原公納平章事李預女爲妃生
敬和后而卒謚貞信貞信卒乃納后生獻宗宣宗卽
位冊爲王妃獻宗嗣位尊爲王太后置府曰永寧王
冲弱不能聽斷機務太后稱制凡軍國大小事咸取
決焉獻宗薨罷永寧府后薨謚思肅睿宗二年王欲
以貞信祔宣宗諫官奏曰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不
久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阼內助居多及太子繼統
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乃退居舊宮終無失德
宜以思肅升祔制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
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

合列序昭穆國君尚如此况后妃乎請以思肅祔王
從之

肅宗明懿王后柳氏貞州人門下侍中洪之女號延
德宮主后生睿宗上黨侯佖帶方公備大原公倬齊
安公僭通義侯僑睿宗卽位尊爲王太后殿曰天和
府曰崇明生辰曰至元節三年冊曰臣聞冊后之制
歷代相因稱皇太者秦漢之通規以子貴者春秋之
大訓凡爲後胤合效前脩伏惟我聖母德備母儀位
居坤極神資淑哲蚤儲沙麓之祥性蘊貞明獨稟塗
山之訓遂令大業永保中興臣叨膺顧命嗣守宗祧

自承鞠育之恩誓奉慈嚴之教雖日以萬錢之養未克展於孝誠而尊加三字之封庶求光於信牒虔尋舊典率籲羣情爰撰良辰用上尊號臣不勝大願謹遣其官其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王太后伏願遵前古之憲章膺上穹之眷佑俯回睿鑑誕受嘉稱七年七月病革王馳詣請入大內行至信朴寺薨王率百官上謚明懿王太后八月葬崇陵明年遼遣使致祭百官奏曰本朝自祖宗以來太后昇遐隣國未嘗遣使弔祭今始見是禮而前夕雨雪暴作及車駕行禮日色清明人心喜悅宜令百官朝賀王從之

睿宗文敬王后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二女選入宮號延德宮主睿宗四年生元子於私第是爲仁宗九年冊爲王妃冊曰在天成象尚有軒星之纏理國齊家必崇坤極之位上以承宗廟下以厚人倫求惟興替之本靡不由此焉朕若稽於典憲祈協于神民咨爾李氏性惠而明儀靜而肅惟乃烈祖克勤王家篤生聖后世繼哲王覃及後昆產茲懿媛粵朕登位來嬪于京誕生冢嗣密輔朕躬宜加顯號以表中闈今冊命爾爲王妃夫惟先王釐厥士女始自內理御于邦家爾其益礪芳猷永綏遐福十三年薨后性柔嘉

聰慧有寵於王自寢疾親調藥餌及薨王慟悼葬絳陵王祖送于神鳳門外俄幸魂堂諫官上疏曰初喪悲哀過度及葬祖祭拜獻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屈至尊以臨靈帳恐傷大體王曰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端門外親酌拜奠故倣而為之况一幸魂堂何害於義仁宗卽位追尊爲文敬王太后

仁宗恭睿王后任氏中書令元厚之女門下侍中李璋之外孫也妃誕夕璋夢黃大旗豎其第中門旗尾飄縈於宣慶殿鷓尾旣誕璋奇愛之曰此女後當遊宣慶殿及筭平章事金仁揆子聘之婚夕壻至門妃

暴疾乃謝遣卜者賀曰勿憂也此女貴不可言時李資謙已納兩女于王聞其言惡之卽奏貶元厚爲開城府使歲餘府倅夢太守廳事椽棟拆作大竇黃龍從竇而出詰朝倅具朝服詣元厚慶之曰公其識之會仁宗出資謙女后被選入宮初仁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以語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也納任姓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祥也黃者皇也葵者揆也黃葵者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象也后旣入果生五子毅宗明宗神宗相繼卽位毅宗初尊爲王太后殿曰厚德

立府曰善慶置官屬初后愛次子欲立爲太子以故
王怨之一日侍坐語侵后后跳下殿仰天而誓忽雷
雨大震電光入座王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
柱王悔悟遂爲母子如初旣而王荒淫不恤政事武
臣作亂廢弒之大寧侯璟后第二子元敬國師第四
子也璟在毅宗未得罪貶卒明宗十二年國師死居
數月后聞意諸將害之憤恚得氣疾是時神宗以平
諒公在私第亦有疾久不入覲后遂疑平諒與國師
同禍王命輿平諒入謁后泣曰吾不意復見爾面平
諒公曰母后之疾勞心致爾可張樂悅解於是奏管

絃王與平諒公上壽爲樂氣少下尋復篤薨壽七十
五葬純陵

元宗順敬太后金氏慶州人莊翼公若先之女高宗
二十二年元宗爲太子納之封賢妃生忠烈王而薨
元宗三年追封靜順王后

忠烈王齊國大長公主名忽都魯揚里迷失元世祖
皇帝之女母曰阿速真可敦元宗十五年忠烈以世
子在元尚公主是時高麗削弱受制於權臣迨至百
年及事元以來不堪策應元宗患之思托婚大朝以
強王室上表請婚世祖乃許之元宗薨世子嗣位東

還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王幸西北面迎
之妃嬪宮主外世婦百官延于國清寺門王與公主
同輦入京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
平之期明年正月冊爲元成公主宮曰敬成殿曰元
成府曰膺善置官屬以安東京山府爲湯沐邑九月
生元子于離宮是爲忠宣王貞和宮主始安公細之
女王之妃也燕賀於離宮就正寢置平牀爲公主坐
侍者曰平牀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怒遽令移
席西廂西廂舊有高榻故公主居之及宮主行酒王
顧公主公主曰何白眼視我豈以宮主屈膝故邪乃

罷宴下殿哭走吾兒處乳媪挽止之不果行王遣武
篤兒如元請朝式篤兒者公主從臣也臨行謂大將
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事將不利於國何以
處之公秀曰閨閣妬媚之言何足上聞武篤兒然之
有投書于達魯花赤者曰貞和使女巫呪詛公主公
主幽宮主於螺匠家封其府庫賴宰相柳墩力辦事
得自然居宮主於別宮迄公主薨不得與王相見興
王寺有金塔重三千兩公主命取入來將毀之王不
能禁涕泣公主尋從王幸興王寺僧乞還塔不許又
令括太府銀入內會王有疾宰臣請公主停營繕縱

鷹鷄公主許之工匠皆從北京來提領盧仁秀請辭
歸公主大怒詰宰相曰我今罷役徒奈何悉遣木匠
乎對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不知也公主益怒曰
何得蔑視我邪吾將懲一宰相以警其餘李榕進曰
營繕既休工匠自以其意辭歸召而作之尚未晚也
公主意解宰臣仍請曰王疾彌留凡可以禳禳者無
不盡心與王金塔尚在宮中願還之公主乃許王大
喜令承旨李尊成還其塔于興王寺三年夏公主所
生母訃至滿月宴纔罷祕之後五日乃告公主慟哭
膳肉如舊翼日設收淚宴四年王及公主如元抵京

謁帝置宴王率羣臣入自東南隅立庭中公主張小
紅傘率求寧公及諸姬媵入自東北隅獻金銀紵布
拜訖上殿從臣元傳李汾禧朴恆宋玠姜允紹等皆
與焉公主以世子及小女王謁皇后太子妃妃名世
子曰益智禮普化皇后賜公主彩段一車東還五年
王在元公主獨居無聊出內府樂器命伶官奏樂竟
日達曙結彩棚于宮中押生虎至登園亭觀之皇子
愛牙赤流大青島公主延于城外張樂燕慰從者止
之曰皇子以帝命之貶所豈可耽樂遂罷世子誕日
燕新宮以東征事急命停女樂奏漢樂羣臣執贄世

子奉觴舞王與公主歡甚序元使也速達命議下崔
仁著上將軍下也速達曰吾與崔知事一也何坐下
也公主曰仁著蒙漢邪高麗也則坐上將軍下足矣
也速達慙七年皇后計至公主奔喪帝敕還國八年
從王獵忠清道十三年入覲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
道梗乃還十九年王與公主如元二十年世祖崩成
宗卽位冊封安平公主二十二年王與公主如元明
年晉王將之國帝幸其第王與公主侍宴酒酣公主
歌王起舞是年五月歸國御壽寧宮苑中芍藥盛開
公主命折一枝把玩良久感泣尋得疾薨壽三十九

皇元兵力甚強前世無比高麗服事甚謹公主以帝
女尊重驕橫用事王奉承其意猶恐不及嘗燕元使
公主坐居中王在其左元使臣以次在其右王少失
意輒被呵詬哀刻公私財物略無顧憚將入覲科斂
銀布選士大夫良女以行使忽赤搜索遍遠近中外
怨嘆廣平公諱嘗奪郎將王涓奴婢涓訟得之諱獻
其奴婢於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婢與諱家奴連
姻者三百餘人並取之諱叩頭宮門乞還不許有一
媪獻白苧細膩刺花示大賈曰至寶也問何從得此
媪曰家有賤婢能織之公主遂奪其婢媪愕然嘗齋

人參松子詣吳越市錦繡輒分遣內官求之諸道怨
苦然公主性嚴見王過失輒規責之往往有補益其
獵于湖西也召尹秀訶之曰此地無鵝鵠爾輩誘王
來何也仍責王曰遊畋非急務何為引我至此奈國
事何王漸憤火獵損民稼者償其直公主曰民病矣
從者亦勞矣可以歸矣乃還王好音律嘗令內豎與
伶官鼓樂公主遣人告曰以絲竹理國家非所聞也
遂罷之王嘗以內僚金子廷為東京副使公主謂王
曰予聞東京是王之母鄉然乎王曰然曰然則家奴
為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

自元廟始公主曰王真元王之子也王有慙色王畏
公主羣臣亦畏戰頗改前度不敢擅權專行如向時
東征諸將達魯花赤亦皆畏公主不敢肆東國賴之
九月葬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忠宣受禪二年武宗
降制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國王妃
忠宣王薊國大長公主寶塔實憐元晉王甘麻刺之
女忠烈二十二年忠宣以世子在元尚主二十四年
公主自元來忠烈幸金郊百官郊迎如迎王禮是年
忠宣受禪號公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公主妬趙妃
專寵作畏吾兒字書付闊闊不花闊闊歹二人如元

達于皇太后畏語兒古回鵲也元古無字八思兒其始制篆字然往來書多用畏吾兒字其書云趙妃詛呪離間王公主王使朴景亮問二人書中事二人不應反毆之王懼白忠烈忠烈幸公主所慰安之又以所籍亂人家產賜閹閹不花閹閹歹章吉徹里等欲解公主怒公主竟遣之與大將軍金精吳挺圭等如元告之頃之有人貼宮門云趙仁規妻使神巫詛公主公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又囚仁規子瑞璉瑞璉遣徹里如元告貼榜事貼榜者乃司宰注簿尹彥周也上洛伯金方慶等詣公主乞留徹里不從閹閹不花等與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拘崔冲

紹及將軍柳温于巡馬所又繫趙妃元遣使來鞠仁規家凡乘傳者百餘乃以仁規歸之元鞠仁規妻極配妻不勝苦誣服元遂遣使執趙妃及宦者李温以歸太后遣蕃僧道士來被公主呪詛遣洪君祥享王欲使王與公主合歡是年忠烈復位王與公主如元二十七年忠烈遣都僉議司使閹萱表請改嫁公主萱不敢進而還三十二年王惟紹等譖于皇后欲以瑞興侯瑛改尚公主瑛貌美忠烈使之袷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與內僚諸人亂王益不屑故亦屬意於瑛語在惟紹傳王復位二年元封為韓國

長公主五年與王還國王使順妃淑妃迎于金嚴驛
覲用幣公主所乘車二兩飾以金銀綺紵後車五十
兩氈帳大者可載十四車金瓮一鍾二大鍾子只里
麻鍾子銀札思麻察刺蓋兒猪皆瀉子各十數摠金
四十餘錠銀七十餘錠諸器名皆蒙古語車服斷送之盛前
世所未有也忠肅二年公主如元帝遣院使闊闊歹
等迎之忠宣時在元請迎于道帝許乃至薊州之南
迎之公主在元薨奉柩東還帝命中書省御史臺百
官奠于道明年喪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延于郊殯
永安宮葬以禮

忠肅王明德王后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生而
聰慧端恪王卽位選入宮冊爲德妃動遵禮法王甚
重之二年生子禎是爲忠惠王又生恭愍王後忠肅
尚元濮國長公主后出居定安公第王數夜幸之尹
碩孫奇等密白王移御定安公第遷后於鄰家以便
往來忠惠旣襲位忠肅用讒者勒后歸田里不許母
子相見元執忠惠以歸宰相享后以慰之后引見政
丞蔡河中曰卿爲首相何不匡救君惡以至於此其
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
去卿曾不遣一介奔問起居醜然無恥今雖具酒食

予何忍下咽泣而却之初立府曰德慶及恭愍卽位
改號文睿尊爲大妃十年王以紅賊逼京奉后南狩
十五年辛旽方得幸勢甚熾從王入見后不賜坐旽
趨出王曰僉議國之柱石何不賜坐后正色曰吾未
亾人何敢與外僧共坐王默然旽銜之讒間王母子
十七年侍中柳濯以諫馬巖役繫獄后使人諭王釋
之王不聽十八年夏旱王謁后語及旱灾后曰王知
天之所以旱乎去年不雨百姓餓死今又大旱民不
聊生王孰與爲君奈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
人大興土木以傷和氣乎王爲元子時百姓屬望惟

恐王不爲君怨忠惠無道我亦以爲然忠惠時歲屢
豐而殺人少今何反不及邪且王年非幼何假國柄
他人乎因泣下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之過
歟第多殺人非臣罪禁亂臣耳自是王怨后旽之讒
間亦行孝遂衰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遣尚寶司丞
僖斯來錫王命賜后段線羅紗王構佛宇上樑壓死
者二十六人肢體異處不可忍視后聞之請罷役不
聽二十年旽伏誅王以濯爲旽黨將殺之后使人請
赦王怒縛使者繫獄自是久闕定省及后有疾乃往
省之二十一年正月王上尊號赦二罪以下冊曰王

化之本莫先於孝人子之職宜顯其親况聖善之有
恩盍封崇之以禮恭惟王大妃夙傳家業克著母儀
貞靜本乎天資柔順形於日用配先考專治于内警
戒無違係小子式至于今劬勞罔極年垂八秩位冠
東闈以言其德則宗社之所由安以言其功則臣民
之所共賴持蠶抱管雖未足以形容檢玉泥金庶少
伸於愛敬考本朝之舊典遵歷代之通規謹率百官
奉金寶玉冊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茂對鴻名誕膺
鉅慶躋于萬壽祚我三韓夏旱后使人告玉曰天之
久旱由人所召辛旽黨人妻妾沒爲官婢者可令放

之婦人何與焉王從之惟旽妻妾不赦二十二年王
欲以辛禍爲嗣請就學命成均直講李崇仁授書后
不欲託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未爲晚王曰今不立
嗣社稷誰托且影殿之役誰繼吾志后曰影殿壯麗
天下罕比水旱災變靡不由此宜罷其役人臣出從
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内不得
歸家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旽不聽予言幾至誤國
人又若爾何也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幾至煩宵
旽勤政猶懼不及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
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

去后再三言之王對曰謹從命又問何不御妃嬪王
曰無如公主者仍泣下后笑曰一死理之常王亦終
不免矣何慟之甚也人必笑之慎勿復爾二十三年
九月甲辰王見弒后欲擇立宗室侍中李仁任率百
官立禍五年禍乳媪張氏有罪百官請下獄禍使人
問於后曰古亦有出乳媪者乎后曰豈可以古今有
無論但因時制宜耳百官固請禍不聽后曰豈可使
一女之故令舉國缺望召張氏趣下獄張氏在禍前
不出后怒命輦欲幸別宮禍由是竟出張氏六年春
正月薨壽八十三前夕執禍手曰我國傳世之久將

五百年大抵人君率不聽臣僚言願王稽大疑決大
事必咨慶復與李仁任崔瑩慎勿徑情直行且君舉
必書不可數出遊觀二月葬令陵謚曰恭元三年禮
曹請曰忠肅王妃洪氏乃忠惠恭愍之母后忠惠王
妃尹氏乃忠定王母后以正統君王之妃迄今不祀
實爲闕典乞二妃忌祭及真殿祭悉倣近代先后禮
從之

忠惠王德寧公主亦憐真班元鎮西武靖王焦八之
女忠肅十七年忠惠在元尚主生忠穆王忠惠薨忠
穆幼冲卽位公主方盛年居中裴佺與康允忠出入

得幸有人錄佞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公主召諸
宰相曰自今裴佞勿復近侍後佞猶在公主宮中用
事忠穆不豫公主徙居私第庶務皆取決王薨公主
命奇轍王煦攝行征東省事忠定時公主頗與政王
不能沮二年如元恭愍三年還王以主屬為嫂事之
甚謹供奉視三殿辛禡元年薨葬頃陵

恭愍王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寶塔失里元宗室魏王
之女王以江陵君在元娶公主元朝封為承懿公主
王親迎于北庭及即位與之東還寵愛甚篤每事如
其言置府曰肅雍元年王將裸于太室公主教王侍

臣曰若等詣太廟則吾必罪之由是王不得行五年
王幸奉恩寺聽僧普虛說法公主從之太后繼至侍
女僧徒雜還無別後邊普虛于內殿公主太后見之
喜泣下露襟八年宰相白公主曰大王即位九年前
星未耀願選良家女以備後宮公主許之乃納李齊
賢女為妃公主後悔不肯進膳王亦悔之十年紅賊
至從王南幸事出倉卒去輦而騎見者泣下明年至
興王寺金鏞作亂王入太后密室蒙毯而匿公主坐
當其戶亂定王乃出十四年公主有娠彌月病劇王
焚香端坐不離其傍公主遂薨王悲慟殊甚不知所

出崔瑩請移御他宮亦不從焉設國葬四都監十三
色都監各置判事使副判官色置別監以供喪事令
諸司設真賞其豐潔於是爭務華侈稱貸以辦王素
信釋教且以公主好佛每七日令羣髡梵唄隨魂輿
而行自殯殿至于寺門幡幢蔽路鑼鼓喧天金銀彩
帛羅列左右觀者眩眼王將火葬柳濯不可乃止四
月葬於正陵上號曰仁德恭明睿事依齊國大長公
主例寤奢極侈前代無比王手寫公主真對食日夜
悲泣三年不進肉膳今朝臣除拜及出使者皆詣陵
下如閤門行禮十五年初影殿于王輪寺東南令百

官輦木石數百夫挽一木尚不能進呼邪聲動天地
晝夜不絕十六年元賜公主諡王幸魂殿告錫命奏
新撰樂詞王對坐公主真侑食如平生御丁字閣奏
胡歌獻酬而歸十九年置守陵戶納土田臧獲于雲
巖寺王與羣臣同盟曰有國有家配匹莫重矧茲內
助之賢宜在不忘魯國大長公主分派天潢來嬪我
家潛邸燕京備嘗艱難迨乎東旋再定禍亂辛丑避
亂播遷于南贊成克復興王之變賊在跬步橫身障
蔽兇謀攘竊國璽乃能出奇密護俾我邦家式至于
今此功提甲亦無忝焉况賴箴戒多所匡救尚冀終

始共守宗祧乃以彌月之辰竟致薨殞興言及此痛楚尤深上國贈徽懿之號羣臣獻慈睿之謚仰稽太祖以來歷代成規增益光大期盡于心肆與羣臣同發誓願於仁熙殿立千手道場納田二千二百四十結奴婢四十六口以資冥福置陵戶百有十四期至不替佛天在上宗社在下今我同盟及後代君臣不遵此盟或有侵奪偷耗神必殛之

諸院妃傳

高麗之制嫡稱王后妾稱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並正一品次日尚宮尚寢尚食尚針皆有員次靖宗

以後或稱宮主院主翁主改復無常未可詳也及至忠宣忠惠恭愍之時閨門不正倫紀大壞其於君臣父子之際瀆亂甚矣夫始之以正繼之以亂况王氏國初立法不正宮壺之內未免有鳥獸之行雖以顯宗文宗之賢恬焉莫之怪也逮其衰也淫穢褻瀆刻滅人紀以底乎亂也何足怪哉何足怪哉作妃嬪傳淑昌院妃金氏忠烈王後宮也妃衛尉尹良鑑女有姿色嘗嫁進士崔文早寡齊國薨忠宣殺幸姬無比欲慰解忠烈以金氏納之封院妃忠烈薨忠宣祭殯殿遂幸妃兄文衍第與妃相對移時人訝之尋移御

文衍第丞焉進封淑妃妃百態盡媚王惑之不親政
請於皇太后賜妃姑姑蒙古婦人冠妃戴姑姑燕元使宰
臣以下用幣賀妃嘗以四月八日張燈後園設火山
具絃管以自娛其黃簾繡幕皆供御之物觀者如市
三日乃罷順妃許氏珙之女嫁平陽公眩生七男女
眩死忠宣納之冊為妃及淑妃得幸順妃之女入侍
皇太子謀辱淑妃白太子令淑妃赴都中郎將尹吉
甫以擊毬得出入東宮故請於太子止之元遣使賜
順妃姑姑百僚宴賀王令淑妃往賀終宴之間二妃
五出更衣以服飾相高忠宣入元淑妃獨遊朴淵或

飯僧寺院出入無度車服衣仗與公主等忠肅後四
年順妃卒

慶華公主蒙古女也忠肅王在元娶之後二年與東
來開府置官屬王薨忠惠宴公主于永安宮公主邀
忠惠宴酒罷忠惠佯醉不出暮入公主卧内公主驚
起遂丞焉翼日公主恥之欲西還使市馬忠惠禁止
元使頭麟等來進御酒于公主執忠惠以歸忠惠五
年公主卒

忠惠禧妃尹氏贊成事繼宗之女生忠定王忠定遜
于江都供膳不充憂愁號泣妃請恭愍往見之畱數

日還辛禍六年卒

銀川翁主林氏商人信之女賣沙器爲業王見而幸之遂有寵三年王將納和妃洪氏林妬之乃封爲銀川翁主以慰其意時稱沙器翁主王起三峴新宮其制度不類王居庫室百餘間實穀帛多置碓磑廊廡置絲女有二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鐵椎擊殺之皆翁主意也王好熱藥諸妃嬪不能當御惟翁主得幸生釋器忠定卽位祝釋器髮置之萬德寺恭愍時元將召釋器王聞之召置都下五年護軍林仲甫等謀奉釋器爲亂事覺按治前政丞孫守卿密直洪峻

監察大夫孫湧等十餘人悉繫獄湧方坐臺承命者入捕湧同座皆錯愕失措獨持平全遇祥正色曰臺官雖有罪當罷臺後就獄爾何可直入臺中縛辱臺官乎治事如常湧詣巡軍獄官詰仲甫曰汝識孫湧乎對曰不知乃釋之斬守卿仲甫等貶康允忠東萊縣令安置釋器于濟州令李安鄭寶押行橈之水釋器得不死亾匿於平壤十二年西北巡撫使田祿生密按以聞遣慶復興林堅味等往捕獲所謂釋器斬之傳首京師遂斬李安鄭寶林信等大赦境內然釋器事覺未著而遽殺人頗疑之祿生之搜捕也釋器

史記卷之十
五
以走投安峽白彥麟家辛禡元年慶復與李仁任聞
之密奏以睦仁吉雅認釋器與趙仁璧領兵往捕仁
吉等奄至彥麟家捕之果釋器也仁吉相對慘然釋
器形貌奇偉言語不凡觀者皆謂此真王子也仁吉
遣人於朝請赦之是時太后老不視事禡亦年幼仁
任疑有變詭曰伏誅平壤者卽釋器也今何妄稱邪
屢遣中使督殺之猶不忍殺崔仁哲至叱之曰庸僧
妄稱王子惑亂人心遂斬之始知死於平壤者乃釋
器同行僧也

恭愍王惠妃李氏雞林君齊賢女益妃韓氏德豐君

王義女定妃安氏竹城君克仁女慎妃廉氏曲城君
悌臣女也王嘗宴內殿益妃起爲壽王怡然顧謂近
臣曰美如何邪及王得心疾令洪倫韓安等強辱諸
妃李氏廉氏固拒不從安定妃被髮徒跣欲縊死王
懼而止次及益妃妃拒之王怒抽劍欲擊妃懼從之
自是倫等矯旨往妃所妃亦知其詐然不拒也妃與
倫合而有娠及生乃女也恭愍以弒薨辛禡立殺其
女臺諫請鞠妃禍不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李惠妃
廉慎妃皆剃髮爲尼安定妃年尚少美而豔禡每戲
之曰予後宮何無如母氏者乎或夜至妃第頗有醜

聲聞於外妃見其弟淑老女於禍納為賢妃人謂妃
恥之以自掩也十三年立府曰慈惠明年禍遂于江
華又明年我太祖與諸大臣定策奉妃教迎立恭
讓王王奉冊寶尊妃為貞淑宣明王大妃

宗室

高麗封宗室親而尊者曰公次曰侯疎者為伯幼者
為司徒司空摠稱曰諸王皆不任事所以保親親也
然王氏本支不甚蕃衍太祖二十五子多無嗣穆宗
末獨大良君在及其亾也王氏存者不滿百人夫以
盛德之後廢絕如此者豈無其以也誠不足錄也特

採其可為監戒者錄焉

太祖二十五子莊和后吳氏生惠宗神明后劉氏生
定宗光宗神靜后皇甫氏生戴宗旭成宗考也神成
后金氏新羅宗室億廉女生安宗都是為顯宗之考
高麗歷代皆郁之後或曰郁李氏所生也餘皆夫人
氏出贈太子者十人嫡統之紊如此史逸其名故今
不悉記

平壤公傳

平壤公名基顯宗第四子文宗母弟也顯宗二十二
年冊開城國公文宗初改封平壤公加中書令二十

三年卒追封靖簡王子璉琚瑛初校尉巨身謀廢文宗立基基歿事泄誅巨身流璉于海南瑛封樂浪伯生禎禎生杞杞有三子曰城璞珮城生沉禎承化侯温永寧公綽皆沉之孫也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逼温為王據珍島敗死綽慷慨有志略善騎射讀書通大義高宗二十八年稱王子入質蒙古四十年從也窟大王圍忠州王賜綽書曰昔爾入侍天庭誠心獨斷以一介孤身代三韓萬姓而往者豈有他慮哉為國家全忠孝耳十餘年間備嘗險艱然夙志如彼能不益殫誠懇今大王以寬仁字小為任汝當迫切號

籲俾大軍解圍反師則功在社稷名流百世汝宜勉之既而蒙帝知綽非親王子然哀綽志遇之如舊尋從車羅大東來攻諸郡至尚州而還郎將蔡取和嘆曰捐妻子從公絕域冀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與叛臣何異遂亡去綽聞追斬之珍島之役綽二子雍熙從軍綽命獲温活之洪茶丘先入斬温禎好文學有子曰佺封淮安公奉使故書爵佺生珪珪有二子曰淑淑為人廉正諳練典故稱宗室儀表尚元宗女封齊安公忠宣在元以淑權署征東省事淑之子曰壽楨壽封順正君元仁宗在東宮壽妹伯顏忽篤得

幸壽被召如元授翰林學士壽藉宮掖勢多行不法見王亦倨傲無禮奪占海州田五千結州空虛海州納印于都堂徵封帶方公如元爲禿魯花徵之五世孫曰聃封順寧君恭讓三年聃謂司藝柳伯淳曰諸將受命攻遼逗遛反師宜若無功而今反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子昌者亦勢然也大臣以此繫獄毅宗朝武臣之亂宜可鑑也今儒者鄭道傳等謀弄國柄倘有前日之變則吾等恐陷於禍言泄與伯淳同被鞫削屬籍四年與益川君緝寧原君琦壽延君珪保寧君福同流遠地珪福帶方之玄孫緝琦永寧

之玄孫也珪有子曰緝崔忠粹謀廢明宗立緝竟不果

齊安公傳

齊安公名僭睿宗母弟也元年封齊安侯十七年進封公帶方公備太原公僖齊安母兄也仁宗初李資謙顓權奏貶備孝及諸有名望者僭懼請去侍衛軍士杜門不接賓客縱酒自晦故免於禍九年卒諡思節

大寧侯傳

大寧侯名暉毅宗母弟也二年冊爲侯王素信圖讖

臺事 卷之三
忌諸弟暲有度量得衆心益惡之會寵宦鄭誠見斥
於諫官思以中之密誘散員鄭壽開誣告臺省及臺
吏李份等怨王謀推暲王惑之按問無驗流告者先
是諫官金存中與郎中鄭敘承宣任克正有隙敘太
后妹壻克正太后弟也敘輕躁有文藝從暲遊嘗邀
暲燕其第日夜褻狎正字梁碧判官金義鍊亦與焉
至是誠與存中遂言曰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家其
意叵測構飛語以聞王愈疑之宰相崔惟清等率諫
官伏閣請罪暲御史臺拘敘碧義鍊及府典籤錄事
王宥之咎流暲奴及樂工崔藝等臺諫伏閣再請知

臺事 崔允儀持之益力於是召還告者杖流敘碧義
鍊等敘之餉暲也惟清假燕器遂論惟清失大臣體
貶之以雜端李綽升不參劾亦貶之皆敘之妹壻也
十一年流暲天安府貶逐任克正承宣金貽永等先
是崔藝遇赦還與妻不協妻誣藝不悔罪往來大寧
第鞫之無驗然王疑猶不釋密諭諫臣論劾大寧及
克正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於普濟寺陽若不得已
而允之王幸普濟還侍臣金敦中馬驚觸矢房矢躍
落輦傷王大驚疾驅還宮宮城戒嚴逮捕者甚衆王
疑大寧侯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等鞫問彥等誣服皆

斬之曝尋卒

襄陽公傳

襄陽公名恕熙宗母弟也崔忠獻廢熙宗遷于江華放恕于喬桐縣卒恕生細細生瑛瑛生玠玠生柔柔生鈞鈞封定原伯生恭讓王恭讓卽位二年追爵鈞爲三韓國公柔馬韓國公玠辰韓國公瑛卞韓國公以弟瑤封定陽府院君主國公祀至本朝封瑤爲麻田郡歸義君卒謚景禧永興君環玠之孫也環妻弟辛珣附誅環坐流武陵島不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漂至日本請於都堂令家奴齎千金入

日本物色之辛昌元年環至爲人不類不知祖父名辛氏從弟克恭及姻親朴天祥朴可興李崇仁河崙曰吾等識環熟此非環也辛氏訟于憲府與郎舍典法司雜治對辨環二子及宗室諸君皆曰真永興也環壻判書李崇文崇仁弟也對以不辨真僞鞠之乃曰真吾婦翁也於是天祥克恭等坐誣流南平君和福原君諮玠之曾孫也恭讓四年與順寧君聃皆遠流玠之弟曰瑛封瑞興君以禿魯花如元忠烈王欲廢忠宣令瑛繼尚薊國與王惟紹斬於文明門外

順安公傳

順安公名琮元宗第三子慶昌宮主出也四年封爲
侯慶昌宗室女元宗嬖之諸子琮最愛十年王如蒙
古命琮監國十四年琮如元賀冊封帝以琮王愛子
賜白金七千餘兩賞賚比世子行有加進封公初慶
昌謀奪嫡忠烈之封太子也慶昌譖之曰太孫聞殿
下東還稍無喜色且儲副君之貳也豈可立權臣之
甥乎王惑之金俊力諫乃冊立忠烈故忠烈憾之忠
烈三年琮素多病慶昌召警僧設醮以禱埋眞幣內
豎梁善大誣慶昌呪詛上欲令琮尚公主爲王王命
金方慶許珙趙仁規鞠慶昌不服王召琮鞠之事稍

白然公主怒甚將籍之柳璈諫曰宜先奏聞上國遣
仁規聞于帝未還竟籍之元宗賜琮珍貨竒玩甚多
公主悉取之仁規還帝曰順安公母子任王處置於
是廢慶昌爲庶人流琮于海島十一年召還復爵公

瀋王高傳

瀋王高者江陽公滋次子也忠烈納貞和生滋旣而
尚齊國公主故貞和不得正位中壺滋年居長而不
得立爲嗣忠烈五年置滋於牙州東溪寺以避世子
九年召還公主賜衣封江陽公三十四年卒有三子
曰珣高墳皆嗜利無行義忠宣立封珣丹陽院大君

忠肅時權省事冒良民至千數都監申理歸良珣憾
之將訴于元過鴨綠江捕還後與典理判書印安等
降紅巾賊平憲司劾奏籍田民錮其後高蒙名完澤
禿忠宣愛高如已子養之宮中忠宣在元久朝廷趣
令東歸忠宣不肯忠宣念江陽公以長不得立眷高
彌篤至是請于帝傳國王位於忠肅乃以瀋陽王印
章授高自稱太尉王由是高得封為瀋王尚梁王女
梁王者忠宣后薊國兄也薊國以珍寶資之高乃散
財結客令迎譽於忠宣益樹黨以傾忠肅國人多歸
心者會英宗即位忠宣王得罪竄吐蕃高素得幸於

英宗曹頤蔡河中等乘時構亂謀廢忠肅立高誣忠
肅於英宗詔徵入朝初上王在京師也以司僕正白
應丘幹瀋王府事應丘逃還至是高奏遣阿都刺敕
王發應丘還都王不時奉行高因譖之曰麗王不敬
帝命手裂制敕英宗大怒王入朝詰責之收國王印
章遣翰林待制沙的等訊之使者絡繹於道高先遣
其臣朴龜寄書宰相曰爾王嗣位以來荒淫無道不
恤政事不近帝命夜縱羣小變服微行倖臣乘間招
權納賄信用讒言枉害無辜官人以私罔念賢勞父
王勳舊之臣流放籍沒王所為若此而爾等徒事逢

迎國綱大毀事大之禮後於諸國前者阿都剌賚去
聖旨既不奉行且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查以對沙的
至行省執阿都剌代言安珪以歸鞫於宗正寺珪辭
及於王王不能自明丞相伯顏疑不能決高惡本國
輸錢幣王所遣其臣楊成柱以帝命責徵所輸錢物
尋復遣人稱鈞旨曰國王入朝時倉廩已罄抽斂民
戶充備盤纏及被天譴至嚴規免罪過行賂權貴費
盡向來盤纏輒與倖臣李恭安文凱桓允全金忻全
成萬等謀議別加橫斂剝割民財東國生靈殆何以
堪天子震怒拘文凱于宗正府押送恭允全成萬等

俾本國罪之爾等受國重任曾不救正反相煽助虐
民病國自今一切禁斷違者痛理於是杖流允全成
萬恭及護軍康呂于島中恭性抗直王在東宮恭遇
事輒諫怒蹴其目眇及卽位念其忠擢爲護軍與康
呂爲玉覘高動靜允全成萬載布二萬疋輸王由是
皆得罪高遣其臣祭酒白文珪等以帝命封府庫因
遣其黨十餘人遽從都下東來宣言高已得國於是
權漢功等上書中書省請立高脅百官署名宰相侍
從多不從者忠宣素子視高忠肅其親子也忠宣遭
不測之禍鄙在西蕃忠肅與高曾不憂念君父惟事

傾奪英宗被弑泰定帝即位召忠宣歸京師明年敕
忠肅東還賜印章忠宣猶念高諭王及國人曰姦臣
交構請立藩王者慎勿罪之民部典書李伯深掌令
李東吉議郎趙湜成均樂正權賀等皆黨高上書請
立者忠肅皆宥之後二年忠肅如元東還高來謁行
宮從王還王薨高復如元止平壤陰與曹頤謀篡國
忠惠遣鷹坊忽只六十餘騎追高不及忠惠後五年
高東還忠穆元年卒子德壽封江陵大君有二子曰
篤朶不花帖古不花篤朶不花襲封藩王奇轍之誅
也皇后與太子憾恭愍欲廢恭愍立篤朶不花篤朶
不花辭曰叔父無嗣百歲後國將焉往今叔父無恙
吾忍奪叔父位邪乃以德興君為王天下莫不賢之
恭愍聞而嘉之問遺甚厚帖古不花仕元為平章事
頃封府院大君忠穆二年卒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一

辛庶人傳

禍昌

禍小字年尼奴辛盹婢般若之出也初般若有娠
盹令託友僧能祐母家晚焉未期而兒死畏盹讓求
貌類者竊取隣舍兒養之居一年盹取養于家令侍
婢張姓為乳媪般若亦不知為非其兒也恭愍微行
詣盹第盹指其兒曰願殿下子之王心諾之語近臣
曰予嘗幸盹婢生子善保護之及盹誅召年尼奴納
太后殿謂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尋賜名禍封

江寧府院大君使白文寶田祿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月以禍稱故宮人韓氏出贈韓氏位號甲申王被弒丙戌發喪洪太后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禍議未決王安德及永寧君瑜阿仁任意大言曰冊封大君正爲今日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年十歲追謚韓氏爲順靜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計請賜謚承襲是時李仁任專國不欲臣 大明密令護送官金義殺害使臣林密蔡斌于開州館斌不死義逼而北竄子溫伯萱逃歸十二月遣判密直金潛如北元告睿元年正月遣判

宗簿寺崔源如京師告睿北元以恭愍無嗣封潘王高孫脫脫不花爲王將納之秋八月邊吏報金義金潛以潘王母子已到信州中外恟懼徵諸道兵遣林堅味楊伯淵李元桂池齋羅世朴普老趙仁壁邊安烈禦之先是僧人小英託化緣遣其徒于北方潛寄書潘王曰大行王薨弒嗣君幼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也北元信之遣兵爲我師敗退金潛見其書自納哈出營遁還獲小英殺之諸將旣北而倭寇竊發於楊廣島中乃發坊里丁諸陵直爲兵急徵兵於全羅慶尚道以我 太祖及崔瑩領之耀兵

東西江以備之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元使至慰遣之
遣判典儀金甫如京師獻歲貢馬置書筵以田祥生
李茂方爲師宦者金玄請以每月晦日停講禍曰讀
書非視事何可廢也講大學問代言尹邦彥曰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何義也邦彥不能對禍曰予謂儒
者能通經今爾邪自是昵近宦官不親士大夫識者
憂之二年正月遣金寶生如京師三月殺般若般若
夜潛入太后宮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邪后黜之
下般若獄臺諫巡衛府雜治之般若指中門曰天若
知之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頽人頗異之

竟投般若于臨津有及第韓略者自言我韓氏宗也
韓氏歿與族僧能祐火屍厝于奉恩寺松林乃於寺
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儀物九月葬懿陵轎車至十
川橋燒魂錢延藝靈幄儀物殆盡追上玄陵韓氏尊
號魯國公主祭于別室遣李之富如定遼衛通好高
家奴致書曰本國不知怎生廢了普顏帖木兒王况
將差官蔡大使廢了因此不通天命這三二年恁又
與納哈出通音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
理卽摠兵官靖海侯余都督李平章摠大兵至遼陽
急差經濟老臣來摠兵大官人處說話合無趁此機

會大軍殄滅納哈出後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都
堂得書喜會北元都摠兵擴廓帖木兒貽書曰子與
令先君獲承往來甚厚不意早世未展慰問去歲聞
令先君無嗣是以遶爾族世往承其祀今悉伯顏帖
木兒王有子牟尼奴國人見推領務夫小之事大必
得所恃乃可立國王子雖爲衆服從未有朝廷之命
竊料彼中心向背亦各有半倘南事朱寇彼之親
汝豈若我百年甥舅之國乎王子誠能改圖共成猗
角庸贊我中興之業則於爾祖歸附之功不尤有光
歟乃遣密直副使孫彥如北元百官呈省書曰國家

之統不可紊亂乞將脫脫不花發還本國究理三年
正月元遣翰林承旨孛剌的賚冊命及御酒海青來
封禡高麗國王征東省左丞相授尹桓等六人平章
事自是行宣光年號遣李子松如元謝冊命獻禮物
於皇帝皇后省官以下至內官小臣贈遺有差元朝
臣僚見李子松朝服行禮曰不圖今日復見中國禮
儀有泣下者池瀚伏誅夏旱宥遣典客寺事安吉祥
聘日本初倭人自庚寅歲竊發沿海爲寇丙午中差
官往報日本酋長稱征夷大將軍者禁戢島倭至是
源了俊爲酋自號九州節度使諸島咸服屬西海一

路爲叛臣割據者二十年遣兵剽掠我國西南境了
俊不能禁自禍初倭入寧州瑞州木州全州金堤奉
山古阜樂安尋入江華府焚戰艦禍遣趙思敏睦忠
孫光裕邊安烈羅世等禦之因水路阻梗罷漕運鑑
全羅慶尚沿海州郡徭賦有差羅興儒之還也倭僧
周祐致書曰西海頑民乘釁出沒爲寇非日本所知
也今方遣將入討兩陣交鋒庶克復西路則當禁約
海寇姑少待之因指天爲誓然倭肆毒日甚陷晉州
咸安密陽梁州彥陽東萊機張固城永善蔚州會原
義昌鎮海班城屠燒殆盡入合浦焚其營諸將玩寇

不戰以海州須彌寺爲日本地脈設道場以禳之倭
遂入西鄙泊窄梁掠江都再入江都京城大震謀移都鐵
原卜之不吉遂止以崔瑩爲六道都統使李希泌睦
仁吉林堅味慶復興黃裳我太祖楊伯淵邊安烈
副之受李仁任節度以洪仲宣李光甫等領諸道僧
軍造戰艦于龍津倭入西江崔瑩邊安烈却之助戰
元帥擊倭密陽走之我太祖追擊於智異山大敗
之未幾倭百餘騎自南陽入江都江都烽火晝舉不
絕京城戒嚴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募勇士先賞以官
給布人五十疋邊民被擄還者諸將疑爲謀悉誅之

禍下書切禁乃遣吉祥于日本請禁賊八月我太祖擊倭於海州破之時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水軍萬戶鄭龍等獲一船殲之倭入西海道三元帥擊之倭入豐州禍下書禁營繕出內帑錢掩江都西海民屍遣使下三道抄閑散子弟既至皆農民私隸也放還之倭入信州文化安岳鳳州沈德符等擊之敗績我太祖率諸元帥赴之遇賊于海州大破之我太祖將戰御大羽箭二十射賊十七發斃之乃縱兵乘之遂破賊及戰罷餘三矢謂左右曰吾皆射左目往觀果皆中左目吉祥還日本令信弘來聘言海寇

逋逃不遵其令遣大司成鄭夢周報聘復請禁賊始置火燭都監從崔茂宣之言也十二月遣王昇如元帝放還丁彥等四年三月遣判繕工柳藩如京師謝恩表曰臣爰從弱歲遽喪嚴君敢稽告訃而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馬取諸耽羅而遞送人至於定遼而被畱丞期行李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之屢易尚未回舟罔知事變之所由徒切籲呼而無已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而斬傾惟億萬歲歡聲競沸喜氣悉均共言曖昧之已明益佇恩憐之必至並遣禮儀判書周誼請謚承襲四月倭入昇天

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楊伯淵合擊破之六月倭
寇清州賊鋒甚銳我師莫能當源了俊遣信弘率七
十餘倭來捕賊倭信弘與倭戰于兆陽浦獲一艘盡
斬之遣沈德符領戰艦大索諸島倭未幾復至掠
延安府海州入龍州鐵州義州遣判書李子庸遣了
俊人蔘虎皮金銀酒器等物信弘兵敗尋還北元使
來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立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
全甫李之富憲司劾源答金義事不諱國惡鞫之不
服竟殺之周誼柳藩還自京師錄 帝旨以示曰朕
起寒微膺天命代元治世卽位初法古哲王飛報四

夷使知中國有君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王王顯
稱臣入貢精誠數年乃爲臣所弒今來請諡朕思限
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前者弒其君說殺行
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之勿與
彼中事如敕施行九月行洪武年號遣判密直沈德
符如京師賀正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高家奴
以兵四萬投江界以柳曼殊吳季南安翊南佐時王
安德慶補爲諸道計點使依西北例置翼軍安翊斬
前判書崔有龍後罷之憲府請諸道山城遣使發兵
修築不日畢功旋致崩壞宜令守令徵發旁郡役丁

以農隙修葺從之置左蘇造成都監國史以白岳山
爲左蘇白馬山爲右蘇箕達山爲北蘇有三蘇躬宮
之語故爲是役時議遷都故也五年正月遼東司差
官索被擄人逃軍託辭覘動靜沈德符回 帝賜手
詔禮部錄示 帝旨曰高麗弒君差人來拘使詢由
三年矣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敕放還未幾復
差使至却回不踰數月稱賀正貢馬爲由又至如此
者五次矣朕觀高麗之於中國廣詐交而構禍在漢
唐宋時已如此屢降屢叛數遭兵禍今則姦臣弒王
顛構怨於我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得誅之又何

言哉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依前
王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
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疋歲以
爲常仍將所拘遼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
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弒君之賊肆侮
我邊陸構大禍於高麗生民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
滄海負重山視我朝調兵如唐漢且漢唐長騎射短
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
陸通征騎射舟楫豈比漢唐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
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能輕視乎且遣使

往問嗣王如敕施行禮部因奏差邵壘趙振隨德符
來二人至甜水站聞本國遣文天式兵李南通使北
元懼見害乃還遣判書李演等如遼東修好不得入
而還遼東都司聞納哈出使者在本國移咨曰臣禮
既施異謀難畜可押送胡使以表忠款發還遼東流
民四月冊謹妃李氏琳女也琳爲鐵城府院君流乳
媪張氏禍甚恩張氏賜田百結宥十死張常在禁中
驕蹇用事受賂多行不法禍漸狂躁無君人之度張
遇之益薄加以撫撻禍數往妃所張曰禮君王擇日
御妃嬪今何似野狗綏綏乎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

直尹邦晏託張謀去內宰樞林堅味等事敗臺諫并
劾張不敬之罪流砥平縣尋與完邦晏俱斬十月遣
門下評理李茂方判密直裴彥如京師進歲貢上陳
情表曰臣年十歲臣父臣顙暴薨祖母洪命臣主喪
事羣臣請臣權署國事雖欲辭避其道無由具表奏
乞賜先臣謚號並臣爵命歲月逾邁迄今未蒙明降
臣雖愚蒙豈不恐懼陪臣德符回欽奉聖旨伏讀悚
惕祖母洪謂羣臣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羣
臣又難自達妾當上表敷奏是用差陪臣齎擎祖母
表文并管領金三十一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

百疋黑細布五百疋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惟聖鑑
採納王太后表曰妾聞帝王臨御海內外萬邦蒼生
共惟臣妾男爲臣女爲妾其勢雖殊其情則親妾所
以觸冒天威罄竭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壽
生二子長曰禎次曰顥禎之子曰昕曰晷相次襲位
而皆早夭無後顥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天地悉監之
及陛下卽位顥能知天命有歸樂於內附陛下亦知
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致疑傳言失真聞于天聰陛
下怒之誠是矣雖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他
故也若其殺使之賊金義在途聞顥薨殞卽生殺計

欲立瀋王爲王逃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
不與也明矣妾聞興滅繼絕聖王之大政今禍遺孤
權署國事表請贈諡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日夜
瞻望以俟德音而未降陛下爲天地於天地間令萬
物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王化妾實痛之又念小
國濱於倭國日與相戰故執政皆爲將帥居中者少
以半入朝恐致疎虞地薄不產金銀倭寇損傷馬種
中國之所知也布疋雖出國中數至於萬誠難充辦
遼東民戶見行出榜招集妾生於大德戊戌行年八
十又二朝暮辭盛代誠不忍凶兒願忠之美泯而不

暢筑筑孤孫無以立於世是以犯禮法披心腹以冀
陛下悟倘陛下哀而察之特允所懇則妾當安心
待盡妾以一婦人享二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朝遇急
難不能暴白於聖聽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令人
有十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况一國乎妾臨表涕泣
不知所云六年二月茂方等至登州省府奉聖旨所
貢既不如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茂方等乃還元遣
使冊禍太尉率百官郊延四月遣周誼如遼東辨受
誣之由 帝命執誼至京師幽天界詩詰之誼對曰
貢不如約者國小民貧而物不贍也 帝震怒誼再

拜叩頭 帝令通事先往取貢如約則赦爾殺使之
罪尋放還九月我 太祖與諸將擊倭于雲峯大破
之十月禍馳馬于後苑禍初卽位頗嚮學稍長專事
遊戲爲張氏所制不得肆及除張氏自謂無可患方
是時三邊濱海之地無月不被倭患境內蕭然連歲
饑荒疋布直米五升灾異屢見公私俱竭上國冊命
不降人心危懼而禍曾不介意嘗自謂內無張氏外
託政於大臣可以縱意遊佚之事酌酒自賀喜著白
草笠縱遊間蒼擊狗捕雀以爲樂時造百工之家輒
效其所爲無不精妙能爲百戲嗜田獵躬佩弩矢自

臂鷹馳騁田澤間使從者胡歌彈琴擊鼓而歸與內
儵習馳馬後苑手自飛索以縹馬名上護軍文達漢
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爲的令小豎坑坎苑
中紿存性陷之以爲笑戲夜二鼓輒踰宮墻出遊遇
徼巡官追射之聞人有美女必往淫焉嘗夜至密直
柳遂第索其室女遂曰臣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
禮臣敢不從是夜禍五至其第遂終拒之遊黃丙沙
洞遇李種德妓梅花逼入路旁家尋納宮中國人大
駭咨詢盈路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下嗣統之
初導奉慈訓謹守法度尊師好問日與大臣開經筵

講論修身理國之道四方使者莫不嗟嘆曰他日太
平主也自今年正月以來道路流言殿下頗畱心鷹
犬馳馬後苑臣等始聞之以爲殿下年方幼冲尚不
如此况今春秋已長豈有此理近者殿下日與頑童
捨儀衛出遊閭巷宿衛之士但守空闕路人未認龍
顏至有犯清塵者三韓百姓莫不缺望曰主上何爲
至於此哉大臣百官皆仰屋竊歎以殿下聰明豈不
知不合先王之道也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爲之良由
小人輩進言曰今當國家多難雖以人主之尊不可
不習武殿下不察以爲此輩真愛我遂乃浚信而力

行之夫以堂堂盛朝將相兵士各奮忠義何必殿下親自騁馬試勇然後能保社稷哉伏願上念天心下察輿情爲社稷萬世計放黜頑童無復輕舉親御報平廳聽斷萬機日開經筵詳延老成講論治道成就聖學如有行幸則一遵祖宗故事必待中嚴外辦百官序立天仗整齊清道而後行不納憲府上劄曰今者倭寇侵陵國家多難元朝近居北鄙大明屯兵遼瀋朝夕覘我禍患難測正殿下兢畏勵精非禮勿動之時也而日率羣小輕出遊戲閭巷險隘無所不至恐有顛蹶之虞不測之變也禍覽之頗慚悔欲讀

書令進通鑑一部遣贊成事權仲和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疋請謚承襲七年三月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却之乃還十月彗見于氏長丈餘十五日乃滅遣門下評理金庾如京師賀正密直使李海獻馬九百三十三匹至遼東不納皆還八年三月遣金庾洪尚載金寶生鄭夢周李海裴行儉等如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布一萬疋馬一千匹至遼東不納乃還七月以我太祖爲東北面都指揮使時胡拔都虜掠北邊以太祖世管其道軍

務威信素著遣撫輯之 帝平定雲南發遣梁王家
屬安置濟州遣密直使柳藩賀之八月太白晝見不可
勝書見太微東藩長丈餘議定遷都漢陽諫官上
疏止之不聽九月癸酉至漢陽遣鄭夢周趙胖如京
師賀正表陳情九年正月夢周等至遼東 皇敕適
至曰三韓真於中國之東朕觀其人不懷恩而好構
禍縱使暫臣何益哉前者弒君入貢却之再三不止
特以歲貢難之必止今不止而固請乃以前數年零
碎之貢合而為一稱為如敕其意未誠仍前阻歸不
許入境於是都司稱有敕不納夢周等乃還二月戊

寅禍發漢陽時軍民苦暴露及行火其廬幕莫不復
來也八月遣金庾李子庸賀聖節千秋節請謚承襲
陳情表曰洪武十一年沈德符回賚奉詔旨常定歲
貢數欽此祇承教條靡違啓處但金銀之不產遐邇
所知而馬匹之未敷編小攸致每被都司之阻尚稽
天府之充洪武十五年再行盡力措辦輒足原數差
金庾洪尚載鄭夢周等管押前赴都司錄示聖旨以
數年之物合以為一其意非誠仍前阻歸欽此當年
六月差周謙前去懇告八月差柳藩進賀平雲南十
一月差鄭夢周齎擎表箋進賀悉蒙阻回即目欽聖

節例合進賀誠恐仍前阻回臣與一國臣民進退無
憑驚惶失措所願微誠之必達雖加嚴譴而何辭先
是使行由遼路輒不得達故令庾等航海而往達於
金陵聖節已過矣 帝益怒曰朕限定歲貢用表彼
誠去後貢不如約五年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矣然
過期而至以發使事論之非國王之過乃使者故為
侮慢耳高麗既願臣屬當以朝禮治之來使送法司
禮物既不依節而至盡數收領付水路回還高麗必
願聽約束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
五萬兩布五萬疋一發將來乃為誠意方免他日取

使者之兵於是禍令兩府百官議歲貢皆以一遵
帝旨為對乃置進獻盤纏色踏徐師昊立碑初倭寇
至則犯西南境自七年設鎮東西江置屯戍十五所
西路捍禦稍密倭兵輒由於慶州永州掠義城安東
過榮州基州踰竹嶺入丹陽堤川以舟師入寧海寇
江陵府跳梁於春州洪川淮陽之境至是陷金化平
唐京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兵入衛遣南佐時安紹
王承貴鄭熙啓印海王福郭璇等擊之佐時敗績于
金化縣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掩擊擒公哲體覆
使鄭承可戰于楊口敗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

遂入加平縣朴忠幹逐之賊入據清平山遣禹仁烈
林大匡往擊之交州按廉使鄭符道遇倭符脫入林
下輜重印章皆被掠倭遂入安邊歙谷縣四出虜掠
以趙浚爲江陵交州道檢察使郭忠輔敗倭于洞山
收餘衆退泊高城浦捷至賜軍士力戰者銀盃各一
事是時倭患日甚朝廷無他方略以徐師吳碑後兵
革不息水旱相仍踣之設鎮兵法席于中外佛宇共
一百五十所供費不可勝計令軍士自備糗糧知門
下鄭地請造諸道戰艦從之十年正月諸宰臣禱玄
陵以禍狂妄不似人也禍在位久淫縱日甚定妃嘗

對羣臣爲言玄陵之盛及禍無道慨然悼之後禍屢
幸妃第與妃狎判三司姜仁裕將納壻禍先期馳至
奪其女以歸申雅崔時霑有室女皆夜至其第通焉
有女者懼見奪不備禮皆潛納壻判書王興女將適
邊安烈之子期在明日禍止其婚曹敏修諫曰安烈
爲國名將勞勩實著今奪其婦將臣孰不失望不許
竟奪之李仁任有婢曰鳳珈如仁任第淫焉納之宮
中寵冠諸姬禍出游無虛日內廢馬瘦乏內乘畏憲
府不時進馬禍輒奪騎行人馬詣闕者匿其馬行者
皆避匿道路一空太僕官曰日掠行人馬取怨之道

也請取島馬從之或馳入盤纏色奪貢馬以行每從
男山馳下涉橐駝橋抵紫霞洞馳騁於兩郊東江夜
還花園日以爲常如禮成江壺弗海豐百里之間縱
橫貫穿無處不到不以寒暑風雨暫廢從妓燕雙飛
七點仙皆著繡龍衣佩弓箭與禡服等人莫辨諸宮
姬皆男服作隊駢闐擁路或潑水注妓或裸戲水中
嘗於冬月出獵諸姬唱曲馬上自吹笛和之顧曰手
凍吹笛甚苦侵夜馳還市中辟易有當者輒以鐵如
意擊斃之遍詣諸宰第寵臣幸姬之家一日屢至嘗
抵盧英壽第百官從禡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等

慮予單騎出遊令百官扈從禮則然矣予淡居九重
忽忽無聊是用出遊以遣寂寥耳若城外則扈從宜
矣安可每從街陌遊乎且臺省各司公務浩繁宜各
歸治事遂馳上男山百官又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
從命邪是日九至英壽第置酒歡甚歎曰人生如朝
露泫然流涕先是諫官鄭釐等上疏曰倭寇深入近
境草賊竊發州縣遣謀者窺覘京都刺客奸人之變
安保其必無邪舉國臣民所共寒心也旣而交章諫
曰求陵不從諫臣言終有岳陽之行願殿下戒之禍
皆不納嘗曰吾聞史官記吾過失我見必殺之由是

史官不敢近然猶畏臺諫一官豎曰臺官皆上所除
忤旨便當遞何足畏也自是禍益輕臺諫無復忌憚
權近率同僚切諫禍醉甚欲射之左司議李至等上
疏諫遊畋遽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習馬不
忠孰甚當痛懲之以絕言者宰相相視無一言後禍
悉書諫官名以藏曰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秋
七月遣政堂文學鄭夢周賀聖節先是貢馬至遼東
者四千疋都司奏高麗進貢金銀不敷願將馬匹準
數合無準他奉聖旨準他每銀三百兩準馬一匹金
五十兩準一匹於是遣連山君李元紘如京師獻歲

貢都評議司申禮部曰原奉五年歲貢數金五百斤
內未辦四百三斤二兩銀五萬兩內未辦三萬一千
兩折準馬二百三十三匹白苧麻黑麻布合五萬疋
馬五千匹內已解送四千匹都司收訖今見解送一
千匹歲貢定數至是略備 帝嘗疑高麗貳於北元
偶獲濟州漂流人得囊中書紀洪武號 帝始信東
國奉行正朔及夢周至 帝嘉夢周專對怒益解放
還金庾洪尚載李子庸周謙黃陶裴仲倫等許通朝
聘十一年三月禍獵於海州與諸嬖姬遊鵲川至古
新平射鹿墜馬絕而復蘇供給之車自京城亘海上

內豎恃寵縱暴折辱按廉西海一路騷然思亂禍樂
而忘返崔瑩諫之乃還至延安府大雨雹從者暴露
牛馬道死相望夜還王與第姜仁裕與妻祭松岳禍
張樂迎于賞春亭沈醉還路逢卽將撲殺之尋封王
氏爲善妃姜氏爲安妃鳳珂爲肅寧翁主七點仙爲
寧善翁主小梅香爲和順翁主燕雙飛爲明順翁主
前是官妓無封爵者國人醜之肅寧進封爲憲妃五
月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如京師謝恩請
謚承襲六月太白晝見二日地震聲如陣馬之奔牆
屋頽圯人皆出避松岳西嶺石崩禍曰無乃天欲陷

遼東邪遣安翊張方平賀聖節九月帝遣行人張
溥段祐來賜詔周倬雒英冊禱爲國王禍專事馳騁
不閑禮度國人憂之至是動止稍中節人皆喜悅溥
等亦曰所見異於所聞溥問徐師昊立碑命立之禍
焚黃于太廟密直具鴻致膳于倬倬方食置厨而還
倬大怒曰鴻罪有三不敬慢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
之教二也輕祖宗之賜三也法當誅張子温曰鴻武
人不知禮也倬乃止溥等謁文廟召生員孟思誠講
詩倬求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示之倬加以忠
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並祭之往觀社稷壇

責其不營齋廬欲觀城隍朝議不可使登高遍瞰國
都給以淨事色爲城隍示之乃醮星所也倬語河崙
云洪武十六年詔天下於皇太子箋文稱臣汝國當
欽依自是箋文始稱臣十月張溥段祐還翼日周倬
雒英還禍餞于普通院執卮酒謂倬曰不穀權署東
藩十有餘年迄未受 天子明命恒隕越于下今者
特許承襲又錫先王之謚不穀感戴皇恩雖死無復
遺恨矣言與淚俱下倬歎之極歡而罷禍賸溥等衣
服鞍馬白金苧麻布四人辭曰旣不受寒且不徒行
將安用此惟受朝臣贈行詩覽而歎曰東方有人矣

遣曹敏修禹玄寶張子温河崙沈德符任獻金自益
等謝恩乞賜曆日船馬符驗八道十二年二月遣鄭
夢周如京師請便服及羣臣朝服便服仍乞蠲減歲
貢禍畋于西海道二十五日而還謝恩使曹敏修進
奉使沈德符等齎符驗八道還自京師六月遣評理
安翊密直柳和如京師時奉使者歸必賂執政少輒
中傷之人皆規免其禍以贖貨爲事翊至南原流涕
曰吾謂遣宰相朝聘爲國家耳乃知爲權門營產也
七月鄭夢周還自京師禮部咨奉聖旨天覆地載受
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王有能知造化者守帝命之

分修禮睦隣毋生釁隙各保生民未有國祚不繇遠者也設若否此謫詐侮隣則構禍以殃民矣前者恭愍入貢朕嘗嘆之朕起草萊王額之爲王三韓始其祖弒君至於斯時四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子王孫今善貢於我卽推誠以待豈期恭愍廢弒君之愆難逃好還之道則弒矣弒者欲掩已之逆殺我行人旣後數請約束朕皆不允正爲守分也請之不已朕強從之不一二年違約又不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訐難嗚呼朕觀三韓於四海內非下下國徑一二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歲貢之設中國豈倚此爲富不

過知三韓誠詐耳今誠詐已明表至云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驥五十匹求相保守諭今歲歲終以此約爲驗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朔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審彼中從乎表請用夏變夷則在彼君臣力行何如耳遣典醫副正李行等于耽羅領星主王子高鳳禮以還耽羅歸順始此八月遣贊成事尹珍密直副使李希蕃如京師謝蠲減歲貢密直李埈再請衣冠九月遣評理金湊同知密直李崇仁賀正密直張方平獻歲貢馬五十匹十一月安翊等還自京師宣諭聖旨曰我要和買

馬五千匹將一萬疋段四萬匹絛布去宰相馬價段
子二疋布四疋官馬并百姓馬給半和買你歸對宰
相說休忘了卽差典客令郭海龍奏曰小邦馬匹不
多且矮小何敢受價容當盡力措辦伏候明降海龍
未至 帝遣僉事高家奴徐質來刷已亥東來藩民
四萬戶因証又索買馬三千匹每一匹給絛布八疋
段子二疋令各差家奴送馬到遼陽取價十三年正
月壬子朔禍如壽昌宮率百官賀 帝正宴高家奴
徐質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倭寇江華崔瑩出屯海
豐二月高家奴徐質還郭海龍還自京師奉聖旨朕

嘗與諸蕃國懋以誠信相孚今使者來言鬻馬事邦
微產寡物不敢進財不敢受願進五千嗚呼高麗不
能體朕至意以朕倣前代以逼人若此者朕所不爲
仍前以物互市凡匹馬不分官民給絛布段子十疋
未爲交易之道禮部移咨曰奉聖旨高麗天造地設
三面負海餘者憑山以爲固凡王於是方主宰生齒
者必上帝有命方乃安焉曩者中國數曾統馭得失
載於方冊朕所見焉所以前者命絕往來云何以往
來久則釁隙由是而生故也去歲金通事泛海潛入
浙民間今年任通事密通京師瞽者揆聽事情噫此

計此量豈是彼此相安之道且朕推誠悉去歲貢微
需馬種以固其誠其數五十以金銀布疋論之止該
前貢百分之一今以一分之物至觀美惡以驗其誠
則物見人心矣謂觀物知人心也若此之為薄言物也必欲取信
相安於悠久未見其美也莫若令彼自為聲教不必
往來彼中君臣同心奉天勤民以安黔黎於三韓豈
不悅上帝之心乎遣使長壽如京師陳情表曰竊念
小邦遭逢盛代時罔愆於職貢地已入於版圖既無
遐邇之殊均是撫綏之內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日準
左軍都督府咨奉聖旨節該教高家奴取去欽此切

詳前元當己亥辛丑之歲賊兵入遼東瀋陽之間俘
掠一空分離四散或有一二之來寓安能四萬之得
多見有李朵里不歹等家小三百五十八名發遣外
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民戶躲避差役在洪武
七年十月以前附籍他郡者勿論又欽奉詔書一視
同仁不分化外欽此幸夤緣得霑聲教雖流徙亦在
範圍况彼所陳過於其實伏望明垂日月度擴乾坤
察迫切之情降寬大之澤遂令遠俗得安其生長壽
至京師聖旨宣諭曰當初我即位後便那裏土人元
朝火者去動問王他是你土人我這裏是大椀小都

知道交仔細說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後頭王又弒
了爲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有無教他自理
會却只管要臣屬疊疊的來纏去這箇意只想道這
一枝軍馬必來征伐都差猜了我的朕意是實實的
意我的手詔設誓的一般若非肆侮邊陲朕安敢違
上帝之命你既要聽我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須有
歲貢朕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後便來訴難我一發
都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你便至至誠
誠將些好的來教中原百姓看了且休問中騎不中
騎你怎看那樣子爲那上我惱了教再來絕交與將

文書去了你曾見麼高麗自古出名馬伯顏帖木兒
王時進了好馬我今番爲征進用想那裏缺少段布
和買些馬去便使兩箇小厮來說不敢受價便是不
誠處你却是故家子孫不比別箇來的宰相你的言
語我知道我的言語你知道你把我這意思對管事
宰相說大槩要至誠不要別疑慮只兀那鴨綠江一
帶沿海密密的多築城子調軍馬守住一壁廂多
造軍船隄備至至誠誠做著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
大抵人呵容易欺神天難欺你說與那宰相每他每
喫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交他也

思量與百姓造福保守那三韓一方誰似恁快活休
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也我的中國事
買賣的來人儘可知得何必管差使臣來今日也吊
筆頭明日也吊筆頭一箇來說一團聲有甚好處你
只依著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我若恠爾三年一遍
來便是朝廷的不是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
以仔細和你說長壽將還復宣諭曰我前日說話你
記得麼長壽奏大綱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
的話記不全聖旨我的言語冊兒上都寫去了大抵
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裏豈無賢人君子必知這

意你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貴
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句
當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
船教倭子害不得百姓都是合做的事耽羅原屬元
朝放來的馬我合區處我却不肯我差人去管了我
却不差人大槩人不才的多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
那里倚恃著朝廷兵威勢力無所不爲起來便是激
的不好了我決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羅
州廝對著從來恁管只合恁管漢光武時四夷請官
光武不許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的君王多差了今

番雲南我本無伐他意他却生邊釁無乃何去征他
調二十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之後帶戰
逃病折了我五萬兵其地接吐蕃一帶別調軍馬去
守又無益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說與
他至誠保守一方休要侮我若不愛百姓生邊釁
我却難饒你你歸本國細說休忘了長壽叩頭聖旨
有甚說話麼長壽奏臣別無甚奏的句當但本國爲
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允許好生兢惶國王朝服祭
服陪臣祭服曾被頒賜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有官
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元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

子這些介心下不安穩聖旨這箇却無傷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不害爲賢君我當初只要依元朝樣帶帽
子却思既趕出他去了中國却蹈襲他久後秀才每
文書裏不好看以此改了伯顏帖木兒王時我曾與
朝服祭服如今恁既要這般劈流撲刺做起來自顧
戴有官的紗帽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
根前說長壽奏臣來時王遣一箇臣趕到鴨綠江對
臣說聖旨裏可憐見呵你從京城便著紗帽團領回
來臣合無從京城戴去聖旨你到遼陽戴將去五月
長壽服 帝賜紗帽團領還自京師於是國人始知

冠服之制六月定制百官皆服之時徐質復來在館
嘆曰不圖東國襲中朝冠帶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禍
與幸臣數人獨不服遣贊成事張子溫謝許改冠服
子溫至京帝以進馬駑下怒下子溫錦衣衛遣僕
長壽尹就賀聖節八月李仁任免以李成林為左侍
中潘益淳為右侍中崔天儉川陽府院君潘福海贊
成事申雅王興同知密直盧龜山右副代言天儉恃
勢多奪人田龜山年末二十於是官豎工商獵徒悉
拜官禍自壺弗如毅妃宮長歌縵舞前後道從徵六
道倡優陳百戲於東江竭帑藏以供費宰執臺諫不

能匡救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禍裸水中與羣妓戲
天大雷電以雨九月遼東來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
遣張方平如京師賀納哈出降附十月遣評理李致
知密直李種德賀正禁偽傳內旨方平等行至甜水
站都司錄示聖旨曰高麗使臣來者於一百里外止
回不許入境方平等乃還十二月遣永原君鄭夢周
如京師請通朝聘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不得
入廉興邦林堅味都吉敷李成林潘福海等專權不
法並其黨五十餘人悉誅之安置李仁任于京山府
竄李仁斂于雞林府二月僕長壽還自京師口宣聖

旨曰高麗進貢和買馬弱小腫腿皆不中用朕既許通商不肯通牒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我興師自今慎勿如此毋得遣使來鐵嶺以北原屬元朝並令歸之遼東於是禍與崔瑩密議北遼命修五道城遣諸元帥于西北以備不虞修漢陽城遣密直提學朴宜中表請曰粵惟弊邦僻在遐壤褊小實同於墨疋嶠嶢何異於石田况從東隅以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域有定切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諸州以至公嶮鎮自來係是本國之地遼乾統七年東女真作亂奪據咸州迤北睿王遣兵剋復

就築咸州及公嶮鎮等城至元初叛民卓青趙暉等以和州迤北迎降散吉大王聞遼東路瀋州有雙城縣因指和州舊築小城二坐冒稱雙城遂以趙暉卓青爲摠管千戶管轄人民乃於至正十六年間申達元朝將上項摠管等職革罷以其地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由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復歸鐵嶺之北距王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邊界非一二年伏望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使數州之地仍爲下國之疆三月禍納崔瑩女封寧妃立府曰寧惠禍自誅林廉日閱其樂器于花園鐘鼓絲竹之聲不絕况

舟於東江壺弗日夜忘歸乘醉拔劍欲刺人左右皆
散獨篙工在船禍刺之劍墜水不及害取潘福海駿
馬騎之曰無乃善驚乎判書宋贊曰福海所難馭也
禍怒曰汝以予取賊馬邪遂斬贊嘗於舟中通宵獨
坐曰父王夜寢遇害吾甚戒之其狂惑如此取林廉
寶玩悉賜嬖姬倡優雜戲賞賚無算時饑饉外供軍
旅內供諸殿自李謹妃以下崔寧妃盧毅妃崔淑妃
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
雙飛七點仙三翁主諸殿供上競爲豐侈常滿庫布
一月用三千九百疋諸倉庫皆竭豫收三年貢物猶

不足別加徵斂是時金羅爲倭寇巢穴而西北方虜
割地京輔交廣困於修城西海平壤迎候西獵八道
騷然民失農業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時矣遼東
都司遣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自遼東至鐵嶺七
站置百戶禍
自東江還聞之馬上泣曰羣臣不聽吾計使至於此
下令徵八道兵初禍不喜崔瑩及納寧妃日幸瑩第
瑩勸禍攻遼禍意遂決星山君李子松諫殺之以威
衆四月庚子遂發猶未敢誦言託以西獵乙巳至鳳
州召瑩及我 太祖告之曰今將有事於遼陽卿等
宜盡力 太祖對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

一不可夏月興師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太半疾疫四不可禍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公亦宜力言瑩諾之夜見禍持前
議益堅明日禍見 太祖曰大軍已發豈容中止
太祖復曰殿下必欲西征宜駐駕西京待秋濶出師
禾穀被野大軍食足可鼓行而進今者出師非時雖
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不得前却師老糧匱祇速
禍耳禍曰卿不見李子松邪 太祖曰子松雖死美
名猶在豈不賢於臣等之生乎禍不納 太祖退而
涕泣左右曰公何慟之甚 太祖曰東國生民之禍

自此始矣丁未禍次平壤遣大護軍裴規作浮橋于
鴨綠江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曹敏修將左軍西京
元帥沈德符李茂楊廣元帥王安德李承源慶尚元
帥朴葳全羅元帥崔雲海雞林帥慶儀安東帥崔鄴
助戰元帥崔公哲趙希古安慶王賓屬焉我 太祖
將右軍安州元帥鄭地上元帥池湧奇副元帥皇甫
琳東北面元帥李彬江原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
虎裴克廉朴永忠李和季豆蘭金賞尹師德慶輔李
元桂李乙珍金天莊屬焉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
三十人僉一萬一千六百餘人馬二萬一千六百匹

軍號十萬辛酉左右軍將發禍醉不得辭壬戌乃行
以卒絡繹於道禍令所在斬之不能禁遣文達漢賜
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楊廣道報倭寇浚入
遣金湊趙浚金宗衍等禦之自大軍既發禍與瑩自
幸得計禍日汎大同江張樂于浮碧樓瑩領牙兵出
入吹笛君臣荒淫日誅殺數人遠近危懼泥城帥洪
仁桂江界帥李薺先入遼東殺掠而還禍喜賜金頂
兒五月甲辰朔日食禍又至大同縱樂夜半乃還庚
辰左右軍渡鴨綠江至威化島大雨乙丑停洪武年
號前灘漲不可濟屯島洲中左右都統使乃上言曰

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
默默乎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
年服事大明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誠至矣
殿下繼志蒙特降誥命賜謚冊爵此宗社之福而殿
下之盛德也今聞立衛之言遣朴宜中奉表啓稟乃
不俟其還遽犯大邦况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
驅而赴之堅城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
之時餉運難繼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願殿下特
命班帥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以宦者金完爲
過涉察理使賫金帛分賜諸將督令進兵諸將止完

不遣乙未禍幸成州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
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曹敏修馳詣 太祖泣曰公
去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敢去諸元帥皆至 太
祖因諭之曰今犯上國獲罪天子則宗社生民之禍
立至予上書論逆順王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
等親見王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皆
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軍
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上
遲軍畢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人
乎時霖潦數日水不甚漲師既濟大水驟至全島墊

沒禍聞軍變馳還平壤諸將請急追之 太祖故緩
行戒軍士勿犯乘輿禍收寶貨濟大同江夜從間道
疾馳至寅還京都入花園從者纔五十餘騎瑩命百
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諸軍屯郊外爲書授金完
以啓曰我玄陵至誠事大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
意崔瑩罔念祖宗事大之義先舉兵將犯上國罪不
可赦請黜之禍遣密直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受命
出疆既違節制稱兵向闕又犯綱常致此釁端良由
眇末然君臣之大義實古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
知此况復疆域受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不如興兵

拒之故我謀之於眾眾皆曰可雖指崔瑩為辭瑩之捍衛我躬卿等所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教書到毋執迷毋吝改共保富貴以圖始終予實望之諸將進屯都門外東北人民及東女真聞太祖回軍爭奮相聚星奔而至者千餘人禍發府庫金募兵纔得數十人徵諸道入援聚車塞巷分軍守四大門削諸將官爵以崔瑩為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楞于市募擒諸將乙巳太祖屯山臺巖遣柳曼殊入自崇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却之曼殊奔還左右以白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徐起命鞍馬整隊由崇仁

門與左軍犄角而進城中莫有拒者爭持酒漿迎勞曳車開路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斂修至永義橋為瑩軍所奔太祖建黃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天鼓聲震地瑩將安沼先據男山望之潰走瑩奔還花園太祖登北嶺吹大螺一通於是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瑩出諸將不用螺獨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聞螺聲皆喜軍已至瑩不肯出螺手登牆又吹一通諸軍一時毀垣而入郭忠輔直入殿中索瑩禍執瑩于泣別瑩再拜隨忠輔出太祖泣謂瑩曰若此事變豈吾本心邪公好去好去乃流瑩高峯縣先是童謠曰西京城

裏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
濟黔蒼李仁任嘗言曰 李三司須爲國主瑩聞甚
怒至是嘆曰仁任之言驗矣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
詣闕拜謝還軍門丙午復行洪武年號罷禹玄寶以
曹敏修爲左侍中我 太祖右侍中趙浚兼大司憲
諸元帥皆復職罷諸道築城徵兵流安沼鄭承可金
若采等禍夜從宦豎八十餘人馳詣我 太祖及曹
敏修邊安烈第將害之諸將皆在軍門禍乃還諸將
會議崇仁門請悉出宮中兵仗庚戌請出寧妃禍曰
寧妃若出予亦偕行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禍如

江都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日已暮矣左右俯
伏泣下無應者遂與寧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
都而行百官奉傳國寶置定妃殿是日昌襲位
昌母李氏禍旣廢諸將擇立嗣曹敏修李穡奉定妃
教立昌年九歲以曹敏修爲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
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爲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
使朴宜中還自京師禮部咨奉聖旨鐵嶺人戶事以
王所言其地合隸高麗以理勢言之數州曩爲元統
今合隸遼東待詳察處之且高麗自古數被中國征
伐者蓋爲能生釁端昔者逆臣弒君朕命絕交彼遣

人數請約束然後索歲貢以表遠誠連歲不如約朕
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馬五十匹及其進也皆非奉
上之物盡皆駑下之獸此侮之一表稱謝恩以馬爲
禮及其至也皆爛班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爲用者侮
之二時或遣人諳說温台杭蘇之民密覘事勢侮之
三朕嘗諭來使毋作是姦聽民水陸往來明白與販
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誘引下民致彼誑賺
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被小人之誣是其愚哉侮之四
朕以疋帛易馬伐胡彼陪臣等皆以駑來易以價較
之中國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駑馬侮之五也噫高麗

地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凡所交往此以誠交彼
以詐合將以罷交彼又卑辭若此之爲朕不知其何
心朕觀累朝伐高麗者漢伐四次爲其數寇邊境故
滅之魏伐二次爲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所
都晉伐一次爲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女五
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爲其寇遼西闕蕃禮故討降之
唐伐四次爲其弑君并兄弟爭立故平其地置九都
督府遼伐四次爲其弑君并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
斬亂臣康兆等金伐一次爲其殺使臣故屠其民元
伐五次爲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興師

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端皆高麗自取非
中國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
辭其耽羅島昔元世祖牧馬場今元子孫來歸甚眾
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以衛之兩
浙發糧以贍之使元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
以張思言爲密直副使思言義州人襲父萬戶有功
故褒之倭寇全州全堤萬頃陷光州命皇甫琳都興
金宗衍具成老等救之日本國使妙葩關西省按題
源了俊遣人來獻方物遣贊成事禹仁烈政堂文學
僕長壽如京師告禍遜位崔瑩興師之罪請昌襲封

流曹敏修于昌寧八月以李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
祖守侍中開書筵以樞領書筵事鄭夢周知書筵權
近柳琰鄭道傳並充侍讀令憲府重房史官各一人
更日入侍誅李光甫禍變臣也議定田制司議大夫李行
等上疏請罷添設考功勞以清銓選義成德泉諸倉
乞依豐儲設使副丞慎簡省府察院以遵祖宗成規
司憲府請禁奔競遣曹彥崔七夕張思吉鄭曜禦倭
寇改諸道按廉爲都觀察黜陟使遣成石璘于楊廣
張夏于慶尚崔有慶于金羅金士衡于交州江陵趙
云侂于西海令各舉副使判官改量土田最功黜汙

兩府以上監禁聽候奉翊以下從所犯輕重直斷授
鉞遣之倭寇晉州牧使李贇戰死以我 太祖都摠
中外諸軍事以陸麗為東北面元帥遷禍於驪興郡
以郡兵宿衛收稅供奉遣評理徐鈞衡副密直俞光
祐如京師賀平定胡人獲寶璽十月遣李穡李崇仁
金士安如京師賀正且請王官監國遣子弟入學十
一月遣姜淮伯李芳雨如京師請朝見帝遣院使喜
山求闍人及馬報將送達達親王于耽羅令修葺房
舍于濟州元年正月置藝文館典校寺于禁內以史
翰二人典校正字各一人入直復舊制史官崔蠲等

上書曰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
史翰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史翰歧
而為二兼官亦不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員
少秩卑故君上言行廟堂論議關得失垂勸戒者皆
不能備記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
八人同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一納于館一藏于家
以備後考兼官修撰以下各據聞見錄為史草悉送
史館求為恒式三月姜淮伯還自京師奏聖旨咨曰
今臣子逐父立子請欲來朝彝倫大壞諭使者歸童
子不必來朝四月李穡等還自京師求良女六月遣

尹承順權近如京師請親朝稟處女事以鄭夢周爲
藝文館大提學遣安宗源皇甫琳賀聖節七月我
太祖沈德符裴克廉鄭地享禍于黃驪府倭寇咸陽
晉州節制使金賞戰敗死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王
之奉表稱臣歸被擄人獻蘇木胡椒昌納諸宮中內
府寺事柳伯濡諫曰忠肅置監宮中史冊貽譏殿
下毋效之不從遣典客令金允厚報聘九月昌將親
朝洪永通李穡偃長壽李種學爲從行官旣而李氏
憫昌幼言於都堂寢其行命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
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尹承順權近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咨曰高麗國中多事爲陪臣者忠逆混淆君位
自王氏被弒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
韓世守之良法古有弒君者由君惡貫盈亦有發政
安民今高麗陰謀疊詐至今未寧東有賢智陪臣定
君臣之分造安民之計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
歲來朝又何厭哉因命勿送處女賜金汝知等及第
舊制參上皆分館汝知及文嬰柳漢姜淮李等並不
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月大護軍金佇副令鄭得
厚潛謁禍黃驪府佇營甥也禍在位時頗用事得厚
亦營族禍泣謂曰不堪營營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

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判書郭忠輔
汝往見圖之仍遺劔忠輔令八關日舉事侍來告忠
輔忠輔陽諾密白 太祖是日 太祖不與會侍得
厚夜詣 太祖邸被擒得厚自刎鞫侍于巡軍侍言
邊安烈李琳禹玄寶仁烈洪壽王安德共謀迎驪興
王為內應於是遷禍江陵放昌于江華廢為庶人奉
定昌君即位恭讓元年十二月禍昌皆被誅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一

聖旨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君位
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
韓世守之良法古有弑君者由君惡貫盈亦有發政
安民今高麗陰謀屢詐至今未寧東有賢智陪臣定
君臣之分造安民之計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
歲來朝又何厭哉因命勿送處女賜金汝知等及第
舊制參上皆分館汝知及文襲柳漢姜淮李等並不
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月大護軍金佇副令鄭得
厚潛謁禍黃驪府佇營甥也禍在位時頗用事得厚
亦營族禍泣謂曰不堪營營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

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判書郭忠輔
汝往見圖之仍遺劔忠輔令八關日舉事侍來告忠
輔忠輔陽諾密白 太祖是日 太祖不與會侍得
厚夜詣 太祖邸被擒得厚自刎鞠侍于巡軍侍言
邊安烈李琳禹玄寶仁烈洪壽王安德共謀迎驪興
王烏內應於是遷禍江陵放昌于江華廢為庶人奉
定昌君即位恭讓元年十二月禍昌皆被誅

